

日常生活的主体迷失与重新占有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的批判理论探析

褚当阳¹ 姜大云²

(1.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2. 空军航空大学 社会科学系, 吉林 长春 130022)

摘要: 列斐伏尔深刻揭示了由科学理性和消费社会构建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内在本质, 指出人的主体性丧失已经从一种外在压迫逐渐演化成日常生活中内在的自我迷失。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对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日常生活本真性的回归, 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 这种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政治革命, 仅仅诉诸全方位的诗性美学革命与语言造反的实践, 无法避免乌托邦命运。

关键词: 异化; 日常生活批判; 主体迷失; 重新占有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1) 12-0223-02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之后, 异化理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众多学者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列斐伏尔认为, 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 人在由科学理性和消费社会所构建的日常生活中彻底失去了主体性, 被全面异化。只有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 人才能恢复一种摆脱无形控制和自我表现的能力, 最终实现向日常生活本真状态的回归。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鞭挞, 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解放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异化的扩张: 日常生活的主体无意识

自20世纪中期以来,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不断缓和, 工人阶级日益分化。但在列斐伏尔看来, 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异化程度有所减轻, 相反, 资本主义压迫已经超出经济和政治领域, 浸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胞当中, 更隐性地表现在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面控制。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是由于列斐伏尔创造性地发挥并使用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他不满足于马克思把异化的表现仅仅限定在经济剥削的对立关系中, 而是把它上升到人的生存矛盾的高度来把握, 它“不仅包括人在外部物质世界或不定形的主体性中迷失自我, 还包括个体在主体化和客体化过程中的分裂, 其

统一性被毁坏”。^① 自然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等一切关系人的生存状态的对立关系, 都被列斐伏尔纳入到异化概念中来。因此, 列斐伏尔主张把异化理论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加以对待。

列斐伏尔指出,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消费被控制的科层制社会”。在消费社会形成以前, 人的异化是经济异化或政治异化, 是在现实生产领域内的剥削或者是政治层面上的压迫, 是一种异于主体的现实力量对主体的赤裸鞭挞。因此, 在这种条件下, 异化越严重、越紧迫, 主体的反抗意识就越强烈、越自觉。而在消费社会, 无论是主体的选择对象还是主体的需要本身, 都是被“消费意识形态”所引导的虚假幻象。表面上, 主体是在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商品, 但实质上主体已经变成了“主体幻象”。消费者在脱离了赤裸经济压迫和政治束缚后, 不自觉地接受了由消费意识形态构建起来的符号神话。消费者深陷资本预设的圈套不能自拔——在消费、渴望消费与再消费之间循环往复并乐此不疲, 由此形成一种安于现状、循规蹈矩的生活无意识, 失去了他们本应具有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日常生活已经不再是有着潜在主体性的丰富‘主体’, 它已经成为社会组织中一个‘客体’。”^② 现代性即日常生活的无意识, 或者说, 日常生活最严重的异化就表现为人的反思能力的丧失和麻木不仁的自我欺骗。

作者简介: 褚当阳,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空军航空大学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中心、社会科学系教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 姜大云, 空军航空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① Henri Lefebvre, *The Sociology of Marx*, London: Allen lane, 1968, p. 10.

^②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71, p. 59-60.

二、日常生活批判：走出日常生活的恐怖主义

主体在神秘化的日常生活中彻底迷失自我，这对列斐伏尔来说，问题十分严重。因为在他这里，日常生活决不是之前诸多哲学家所轻视并不屑研究的流俗对象，而是被上升到生存论高度的人的生存本身。

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与社会运行内在本质具有某种逻辑上的“同构性”，许多表面上十分卑微的日常小事其实都隐藏着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列斐伏尔曾经把“一位女士购买一磅砂糖”作为经典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通过“一位女士购买一磅砂糖”这个简单事件，就应该分析出“这位女士的生活、生平、她的工作、她的家庭、她的阶级，她的家庭开支预算、她的饮食习惯、她是怎样花钱的，她的意见与观点，市场的状况等等”，并进而“掌握资本主义社会与国家及其历史的整体情况。”^①他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批判，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把日常生活批判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列斐伏尔把日常生活对主体的全面背离视为异化所能达到的最严重状态，由此状态主导的日常生活充满了恐怖主义。17世纪以来，欧洲文明高举“理性”大旗迈进现代社会。然而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理性”不断通过意识形态手段最终走向神秘化，并由此不断繁殖出发挥着宗教功能的日常生活意识。这种意识遮蔽了原本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人们的视界，也根本瓦解了人们追求本真生活的可能。

既然主体意识是在日常生活中被遮蔽的，那么重建主体性也就只能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来完成。列斐伏尔认为，现代日常生活中主体性的迷失发生在精神领域而不是经济领域，揭开笼罩在日常生活上的神秘面纱，打破禁锢主体的精神枷锁，破除商品交换与市场经济的神话，还原人的真实需要才是日常生活批判的核心内容。这样，列斐伏尔就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改造成为了一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三、日常生活的重新占有： 后革命时代解放路径的重大转换

众所周知，对于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采取的策略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建立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进而建立起全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但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对异化克服的“宏观革命”方式并不能全面或者真正地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真正的实现只能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最细小、最具体的方面。

列斐伏尔把劳动的解放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视为最低限度的革命，而最高限度的革命是对日常生活的总体性革命，使家庭和日常生活突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真正主体意识的支配下把日常生活变成一件艺术品。对于列斐伏尔来说，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恢复主体性只是手段，通过主观革命的道路变革主体的实践活动和现存的生活方式，变革现存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习俗、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日常生活模式，实现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占有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也是人所能走出异化的最高限度。他主张从多方面、多角度把异化理论具体化，认为“在确定了一个概念和它的普遍意义后，便应当过渡到其他一些确定的领域——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而且特别要把概念和日常生活的情况结合起来。”^②

列斐伏尔认为，异化的日常生活世界既包括被压迫的因素，也包括解放的因素；它既是人们生活实践的中心，也是导致总体性革命的策源地。正是日常生活中的人，能最直接地认识自身的处境，也正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人们才能恢复一种摆脱无形的压抑和得以自我表现的能力。由此，列斐伏尔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把改造日常生活放在首位，其最终任务是完成对日常生活的解放，而拯救现代性的命运只能通过一场以日常生活为平台的文化革命，即把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创造性融合，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化，使都市日常生活成为一种充满诗性的创造实践。

列斐伏尔开创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异化特征的论述富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并对其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列斐伏尔对晚期资本主义弊端的揭露和批判仅着眼于对人性的摧残和压抑，将“改造世界”的手段诉诸全方位的诗性美学革命与语言造反实践，这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

责任编辑：王艳丽

^①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2, p. 57.

^②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2, p. 94.